

中国佛学史稿

梁启超 著 汤仁泽 唐文权 编

国学基本文庫



中国佛学史稿

梁启超 著 汤仁泽 唐文权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佛学史稿/梁启超著;汤仁泽,唐文权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4

(国学基本文库)

ISBN 978-7-300-15558-6

I. ①中… II. ①梁…②汤…③唐… III. ①佛教史-研究-中国 IV. ①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1626 号

国学基本文库

中国佛学史稿

梁启超 著 汤仁泽 唐文权 编

ZhongGuo Foxueshi Gao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32.75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99 000	定 价	6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梁启超的著作数量多，方面广，为他编写的《文集》、《全集》也不胜枚举。他的最早的结集是1902年何擎一编的《饮冰室文集》，而搜集最多的则是1932年林志钧编的《饮冰室合集》。此外，广智书局于1910年对《饮冰室文集》出了补编，并于1905年出有《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1916年，商务印书馆印行《饮冰室丛著》、中华书局出版《饮冰室文集》48册；1926年，梁廷燦重编《饮冰室文集》，凡80册，中华书局出版；连同坊间所出，不下30余种。但《全集》既收录不全，《合集》也仍有遗漏，全面搜集，系统整理，编成一部新的《全集》，实有必要。

20年前，我就组织人力，从事《梁启超全集》的搜集、校订，《中国佛学史稿》，就是那时编校成帙的。

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写有《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这年12月出版的《新民丛报》第23号上，而他对中国佛学的全面研究，则是1920年欧游归国以后。

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由上海启程，经新加坡、锡兰，于次年2月11日抵伦敦，先后在法国、英国、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考察。1920年1月9日，由德国返巴黎，于3月5日抵达上海，旋去北京，于3月下旬由京抵津。商务印书馆高梦旦曾往晤谈，并与张元济相商，拟出版梁氏著作“久大之计划”。4月10日，张元济《与任公同年书》曰：

别来迅将逾月，至为驰念。梦旦南归，述及起居安吉，兴致如

恒，闻之欣慰。前尊意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此实为今日至要之举。敝处拟岁拨两万元先行试办，仰蒙采纳。梦旦又言在津与公晤谈，尊意欲更为久大之计划，属加拨两万元，为两年之布置，鄙意当属可行。此事得公提倡，必有裨益，惟前允将一切计划开示，尚未奉到，想因有扩充办法，故一时未能决定，可否即请将两年之计划预为筹示，以便与同人商定，至为禱盼。

梁启超与商务印书馆商定“译辑新书”计划，准备在两年内潜心学术，陆续写出专著。

这些专著，有的是根据讲稿或讲演记录修改成书的，如《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前者是1921年在南开大学的讲演，后者是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讲演，经《改造》刊出，并经增改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则于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

与此同时，梁启超将《解放与改造》自1920年9月第3卷第1期起改为《改造》，体裁和内容都有变化。又与张东荪等筹备讲学社。《清代学术概论》也于1920年冬脱稿。

《清代学术概论》写出后，梁启超在9月11日写的《第二自序》中说：

久抱着《中国学术史》之志，迁延未成。此书既脱稿，诸朋好益相督责，谓当将清代以前学术一并论述，庶可为向学之士省精力，亦可唤起学问上兴味也。于是决意为之，分为五部：其一，先秦学术；其二，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其三，隋唐佛学；其四，宋明理学；其五，则清学也。今所从事者则佛学之部，名曰《中国佛学史》，草创正半。欲以一年内成此五部，能否未敢知，勉自策厉而已。

可知《中国佛学史》，是他计划中所写之书。在他属稿时，曾将部分章节先后发表在报刊，如：

题目	时间	发表刊物	收入情况
印度史迹与佛教之关系	约 1920 年	《学艺》第 3 卷第 3 期，1921 年 7 月出版。	收入《饮冰室合集》及《佛教研究十八篇》。
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	约 1920 年	《改造》第 4 卷第 1 号，1921 年 9 月出版。	收入《梁任公近著》第一辑；后收入《饮冰室合集》，改题为《中国印度之交通》。
中国古代之翻译事业	1920 年	《改造》第 3 卷第 11 号，1921 年 7 月出版。	收入《梁任公近著》第一辑；《饮冰室合集》改题为《翻译文学与佛教》，《佛学研究十八篇》同。此文梁氏拟作为《中国佛学史》上卷第 5 章，题目拟改为“翻译事业”。
佛教之初输入	1920 年	《改造》第 3 卷第 12 号，1921 年 8 月出版，题下附言：“此为拙著《中国佛学史》第二篇第一章”。	收入《梁任公近著》第一辑；《饮冰室合集》和《佛学研究十八篇》均收入；为拟撰《中国佛学史》之基础。
读《异部宗轮论述记》	1920 年	《哲学》第 3 期，1921 年 9 月出版。	收入《梁任公近著》第一辑；《饮冰室合集》和《佛学研究十八篇》均收入；为梁氏拟撰《中国佛学史》原定计划《佛典解题》之基础。
说四《阿舍》	1920 年	《哲学》第 3 期，1921 年 9 月出版。	同上。
说《大毗婆沙》	1920 年	《哲学》第 6 期，1922 年 6 月出版。	收入《梁任公近著》第一辑及《饮冰室合集》、《佛学研究十八篇》。
佛教东来之史地研究	1920 年 12 月 25 日	《地学杂志》第 11 年第 12 期，1920 年 12 月 25 日出版，题为“梁任公先生在高师演讲，贾伸笔记”。	

续前表

题目	时间	发表刊物	收入情况
《大乘起信论》 考证	1922年9月26日— 10月7日	《东方杂志》第19卷第19、20、23号，1922年10月至12月出版。为拟撰之《中国佛学史》内容之一。	本文《序言》收入《梁任公近著》第一辑、《饮冰室合集》和《佛学研究十八篇》。
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 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	1924年3月6日— 9日	《东方杂志》第21卷第7号，1924年4月10日出版。	收入《饮冰室合集》和《佛学研究十八篇》。
《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文六种合刻》序	1924年3月9日	《东方杂志》第21卷第10号，1924年5月25日出版。	同上。
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	1925年10月25日	《清华周刊》第358、359、361、362号；又连载于《晨报副刊》，题为《佛教教义概要》，同年11月28日，12月7日、9日、10日、12日连载。	同上。
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	1925年12月12日— 14日	《图书馆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26年3月出版。	同上。

由上可知，梁启超在1920年至1925年间所写的佛学论文，曾先后在《学艺》、《改造》、《哲学》、《地学杂志》、《东方杂志》、《清华周刊》、《图书馆学季刊》等杂志登出，有的报纸还另有记录札要。它既较《饮冰室合集·专集》所载更为原始，有的注语和说明，还可看出它是拟撰《中国佛学史》的若干章节。文字方面，也存在异同。按照最初刊登的报刊录出，再参校今后各本，无疑是有其必要的。同时报刊所载，也有《饮冰室合集》未曾辑入的佚篇，即《梁任公近著》第一辑所录，也有为《饮冰室合集》失载的，这里一并辑入了。因此，本书所载，篇幅既较过去的结集增加，对每文刊载始末也加以必要的说明，已可看出梁氏

未曾结稿的《中国佛学史》基本面貌，即称之为《中国佛学史稿》，也未始不可。至于《佛学研究十八篇》则据《饮冰室合集》原版另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梁启超于1923年1月13日在《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中说：

我自己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从佛经及儒书中领略得来，我确信儒家、佛家有两大相同点：一、宇宙是不圆满的，正在创造之中，待人类去努力。……二、人不能单独存在，说世界上那一部分是我，很不对的。（《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十，第13~14页）

他早年在广东学海堂、万木草堂学习，精读儒家书籍；此后，对佛学又认真探寻，“确信儒家、佛家有两大相同点”，真是撰写《中国佛学史》的最佳人选。惜因事情忙，兴趣广，又有其他写作任务，未能完卷；但从本书所辑，已可看到它的梗概了。

这些佛学论文是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唐文权同志整理的。文权同志每年暑假，总是专程来沪帮助我编校《梁启超全集》，回到武昌后，又整理梁氏佛学著作，再来沪核校。工作认真负责，可惜英年长逝，使我哀痛不已。今展示遗稿，不禁恍然，特嘱汤仁泽予以厘订，辑为本书卷上，此稿能在《梁启超全集》出版之前先行刊出，也算是对亡友的稍稍告慰吧！

本书卷下，是梁启超的《读佛经札记手迹》。

《读佛经札记手迹》是我在1984年旅居日本时，时任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的彭（伊原）泽周先生赠送的。

当我在京都大学作《史料的鉴别和整理》、《近代经学的特点》专题讲演时，彭泽周教授都参加了。当他伴我访问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贝冢茂树先生时（贝冢教授是小川吉次郎之子，专研甲骨、金文，与我在上海相识。小川是王国维、罗振玉的旧友），途中偶与彭教授谈起曾在京都

大学看到梁氏《佛学札记》，前所未见。彭教授说，他有此书，将此书相赠，并在书端题：“汤志钧先生旅洛纪念。”

《读佛经札记手迹》，用红格十行纸，梁氏以毛笔书写，共 80 页，凡两册，1973 年 10 月台湾艺文印书馆影行，是他拟撰《中国佛学史》和佛学论文时的札记。凡是他认为重要的地方，用“○○”号划出，上面时有眉批、夹注。由于是“札记”，有时语气未尽，由汤仁泽整理，眉批等则移入正文，加（ ）号。如以札记和论文合读，那么，《中国佛学史》虽未结稿，但书籍结构、内容、论点已跃然纸上，故一并编入。

《梁启超全集》卷帙多，数量众，编校费时，出版有待；而《中国佛学史》既未定稿，目前国内外佛学研究又日趋深入，因将梁启超晚年为中国佛学史作出的贡献先行出版，以应学术界的需要。至于 1902 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则作为全书附录。

汤志钧

2003 年 10 月 26 日于上海

目 录

上卷 中国佛学史论

印度史迹与佛教之关系	3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	16
中国佛学兴衰之沿革说略修改稿	34
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	45
中国古代之翻译事业	71
佛典之翻译	100
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	168
佛教之初输入	182
读《异部宗轮论述记》	198
说四《阿含》	205
说《六足》、《发智》	224
说《大毗婆沙》	231
读《修行道地经》	245
《那先比丘经》书后	247
佛教东来之史地研究	250
佛教与西域	254
佛教心理学浅测（从学理上解释“五蕴皆空”义）	263
《大乘起信论》考证	280

见于《高僧传》中之支那著述	329
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	354
《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文六种合刻》序	376
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	379
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	408

下卷 读佛经札记

中印交通之路线	433
研究佛经者应有四个观念以为前提	434
翻译佛典之沿革	435
各经输入之次第	442
研究《阿含》之必要及其方法	451
研究《六足》、《发智》	453
研究《大毗婆沙》	455
读《修行道地经》	458
大乘教理不弘自马鸣	459
佛灭度后印度史事	460
托胎识	461
佛、孔生卒考	462
佛历史	463
佛教史	464
佛典之结集	468
中国各宗兴起之次第	469
佛教思想变迁与佛经出世之次第	471
佛身说之变迁次第	472

心识论之变迁次第	473
汉明求佛法说不足据	475
佛教初入中国之考证	482
西行求法者之成绩	485
佛典中伪书极多	487
西域诸国之佛教	488
《异部宗轮论》	491
印度诸教之变化	494
耆那教	496
瑜伽〔伽〕教	497
附录：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	503
校读后记	511

上卷

中国佛学史论



印度史迹与佛教之关系*

无论若何高邃之宗教，要之皆人类社会之产物也。既为社会产物，故一方面能影响社会，一方面又恒受社会之影响，此事理之无可逃避者。佛教有二千余年之历史，有东西数十国之地盘，其播殖于五印以外者，顺应各时代、各地方之社会情状，为种种醇化蜕迁，固无待言。即以印度本境论，幅员既如彼其辽广，种族既如彼其复杂，文化既如彼其繁荣，则佛教在彼土千余年间之分合盛衰，必与其政治上、学艺上有相应相倚之关系明矣。徒以印人历史观念缺乏，至今竟无一完备之信史足为依据，而佛教徒亦向不以此为意，故无得而征焉。然而佛教自佛灭度后，循机体发育之公例，为不断的进化蜕分，其间或荣或悴，经无数波折，卒乃灭绝而迁化于他方。此既章章不可掩之事实，苟非略察其社会变迁之迹，则此种现象殆无由说明，而其所输入中国之教理，何故有种种之异相，无由知其渊源所自。吾故先为此章，刺取印度政治上大事与佛教有密切关系者，述其概要，俾学者得一简明概念，为研究佛教宗派史之预备焉。

佛陀在世布教之迹，略同孔子。孔子辙环所及，在黄河下游齐、鲁、宋、卫约千里间，南极蔡、楚而止。佛陀亦然，其足迹所及，在恒河下游摩竭陀、侨萨罗、迦尸、侨赏弥^①数国，约千里间，南极胆波而止（约当今之孟加拉省）。而因缘最深者，则摩竭陀之王舍城（竹林精舍所在）、侨萨罗之舍卫城（给孤独园所在），迦尸之婆罗奈城（鹿苑所在）。此

* 约作于一九二〇年。

① “侨萨罗”、“侨赏弥”，《佛学研究十八篇》及《饮冰室合集》均作“憍萨罗”、“憍赏弥”。

诸地方，实当时印度人口最密之处，而文化之中心也（至今犹然）。就中王舍城最为主要，舍卫次之，而此二地则外道之窟穴也。（注一）佛教首立根据于此，可谓力为其难，而后此佛教与外道辗转不绝，且彼此思想迭相为影响，则亦以此。

佛灭度时，摩竭陀王为阿闍世。其人本弑父篡国之恶徒，且常党于耆那，与佛为难。然当佛灭前已悔罪归依（据《阿闍世王经》），故有名之“第一结集”（详见拙著《中国佛教史》第二篇）^①，即在王舍城举行。其后阿闍世战胜波斯匿，兼并侨萨罗^②，拓境西至摩偷〔伦〕罗，西南至阿槃提，东南至鸯伽（即今之印度首都加拿吉打所在地），奄有五河全城（恒河所受五河）。王既信佛，故佛教亦随其政治势力而扩张，因扩张之结果，而地方的派别渐生。

佛灭后百五十二年（西纪前三二七），有一事为印度文化史上所宜特笔大书者，则亚历山大大王之大军侵入是也。大王军力所及，虽仅在印度河流域，其时间虽仅十二年，然印度、希腊西文化系之接触，实自兹始。时大王领土，奄有波斯及中亚细亚。逮大军退出，挟印度文明之一部分以为归赆，佛教之入西域，此其远因。且自兹役后，犍陀罗、迦湿弥罗一帝〔带〕，已渐受希腊思想之濡染。而此两地实为后此佛教之中枢。故佛教在同一根本原理之下为多方面之发展，其受外来文化之戟刺，不可诬也。

西北部之客军方退，而中部之内争旋起。时则有所谓四恶王者，日寻干戈，破坏塔寺，杀戮比丘，一般人民固受涂炭，而佛教受到特甚。（注二）至佛灭后二百十九年（西纪前二六六），阿育王即位，教乃中兴。

① 此注，《佛学研究十八篇》及《饮冰室合集》均作“详次章”。

② “侨萨罗”，《佛学研究十八篇》及《饮冰室合集》均作“憍萨罗”。

阿育王 (Asopa) 为佛教最有力之护法者, 稍治佛学之人, 类能知之。(注三) 其祖父旃陀罗耆多, 当亚历大军退出后, 蹶起西北, 逐希腊人所置将帅, 旋定四恶王, 统一中印度, 建立所谓孔雀王朝者。再传至阿育, 国势益张, 南灭羯陵伽, 西服犍陀罗, 五印役属, 余威且及域外, 而莫都于摩竭陀之华氏城 (亦称波厘吒子城, 在王舍城西约二百里, 佛在世时所常游处也)。即厌征伐, 遂皈正法。时则有目犍连帝须 (Moggaliputta Tissa) 者, 实为国师, 为王立种种关于宗教上之设施。既在华氏城举行“第三结集”, 调和上座、大众两部之争 (注四), 更派遣宣教师于国内外, 大举弘法。其布教区域及教师名, 具见《善见律毗婆沙》中。(注五) 其今地名略可考定者如下:

罽宾及犍陀罗吒	迦湿 ^① 弥罗及阿富汗南部
摩醯娑慢陀罗	南印度奇士拿河一带
娑那娑私 ^②	}…………… 此三地难确指, 大约皆印度边境
阿波兰多迦	
摩河勒吒	
夷那世界 (希腊人领土)	阿富汗及中亚细亚
雪山边国	尼波罗 (廓尔喀)
金地国	缅甸 (或马来半岛)
师子国	锡兰岛

近欧人治梵学者, 发见阿育王石刻二十余种 (注六), 内中一小摩崖有“派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一语。据此, 可知《善见律》所纪, 盖为未尽。又其摩崖最大者七处, 皆刻诏书十四通, 其十三通中有云:

王即位第九年, 征服羯陵伽 (Kalinga) ……皈依^③正法, 流布佛

① “湿”, 《饮冰室合集》误作“温”。

② “娑那娑私”, 《佛学研究十八篇》及《饮冰室合集》均作“婆那婆私”。

③ “皈依”, 《饮冰室合集》作“归依”。